



第一四五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公羊傳注疏

舊題周公羊高撰

……一

唐陸德明音義

舊題晉范甯集解

……五三五

唐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

膏肓

發起
墨廢
守疾

漢鄭玄撰
不著輯人……八六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公羊注疏

詳校官監察御史劉人壽

給事中臣溫常校覆

覆校官庶吉士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王夔憲

臚錄貢生李幽園

御製讀公羊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既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法諸尊親觀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以賢乎且啓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欽定四庫全書

余以為棄辛之貴而立啓之賤猶不至於屠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絕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聞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說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民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輕而以

已妻媵娣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況天下萬民之大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為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子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是言則公羊之說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御製讀公羊

余讀公羊至許世子止之事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迂儒失聖人之旨逞強辭之奪而後世方稱其鼎足邱明獨能傳說不亦師心刺謬乎夫許世子之事左傳隱躍其言而穀梁則不過曰即止自責而責之而已耳至夫子高則直引樂正子春之事以證之一則曰聽止也再則曰赦止也且人子之視疾或一藥而愈或數藥而愈或數藥而竟不愈或一藥而竟不愈者有之矣即子春之親豈能常存於世其非進藥而不愈者乎則是千萬世之人盡不能免止之罪抑亦盡將得止之赦也夫逆天之誅聖人何忍慢以罪人而又慢以赦人也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盡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於是而蘇轍胡寅之流方且祖其說演義將辭失之愈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公羊傳注疏

春秋類

目錄

春秋公羊傳序

春秋公羊傳原目

卷一

隱公起元年盡元年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目錄

隱公起二年盡四年

卷三

隱公起五年盡十一年

卷四

桓公起元年盡六年

卷五

桓公起七年盡十八年

卷六

莊公起元年盡七年

卷七

莊公起八年盡十七年

卷八

莊公起十八年盡二十七年

卷九

莊公起二十八年盡三十二年

閔公起元年盡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目錄

卷十

僖公起元年盡七年

卷十一

僖公起八年盡二十一年

卷十二

僖公起二十二年盡三十三年

卷十三

文公起元年盡九年

卷十四

文公起十年盡十八年

卷十五

宣公起元年盡九年

卷十六

宣公起十年盡十八年

卷十七

成公起元年盡十年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目錄

三

卷十八

成公起十一年盡十八年

卷十九

襄公起元年盡十一年

卷二十

襄公起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卷二十一

襄公起二十五年盡三十一年

卷二十二

昭公起元年盡十二年

卷二十三

昭公起十三年盡二十二年

卷二十四

昭公起二十三年盡三十二年

卷二十五

定公起元年盡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目錄

四

卷二十六

定公起六年盡十五年

卷二十七

哀公起元年盡十年

卷二十八

哀公起十一年盡十四年

臣等謹案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考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自注曰

公羊子齊人

案漢藝文志不題顏師古名者皆因之自注顏師古

注曰名高

案北據春秋說題訓徐彥疏引載之文見徐彥疏所引

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平

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

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

帛何休之注亦同

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條下今

觀傳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

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五

之經師不盡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

于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沈子不

稱公羊是併其不着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

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元不出于高之明證

知傳確為壽撰而胡毋子都助成之舊本首

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壁識遺稱公羊穀梁

自高亦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

姜字切韻脚疑為姜姓假托按鄒為邾婁披

為勅鞮木為彌年殖為舌職記載音記經典

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

必不至竟述本字別用合聲譬之所言殊為

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

則講學者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

經文漢志皆各為卷帙以左傳附經始于杜

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

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六

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

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

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卷今本

乃止二十八卷或彥本以經文併為二卷別

冠于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

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

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

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

之後考疏中邨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

注完本知在宋已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

楊士勛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

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蕙明書相近亦唐

末之文體童通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通之

說定為唐人馬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公羊注疏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

漢何休撰

唐陸德明音義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音義按弋疏解云漢者

地名也於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

以為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

春二世兄子嬰冬十月為漢元年子嬰降其年

自立為西楚霸王分天下為十八國更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漢之間四十一縣都於南鄭至漢王五

帝遂取漢為天下號項羽軍斬之六年正月乃稱皇

受命之地為天下號云司空者漢三公官名也據

者即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府據是也任城者郡

名樊者縣名姓何名休字邵公其本傳云休為人

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

傳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

公羊解詁單思不聞門十有七年是也序者舒也

叙也舒展已意以次叙經傳之意故謂之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解云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經云昔

云子疇昔夜夢注云昔猶前也然則若對後言之即

言前若對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

也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疏解云案孝經鉤命決云

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所以春秋言志在

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言見善能實見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

傳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

二

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經也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者春秋孝日行在孝經也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治世之要務也音義疏解此經義等皆治世所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也言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為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考諸舊本皆作也字又且於理亦宜傳春秋者非一疏解云孔子然若作世字者俗誤已傳春秋者非一疏解云孔子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泰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

三

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即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滅紀傳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即是非常之異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即昭三十一一年鄭寡叔術妻嫂而春秋善之是也說者疑惑疏解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頗安樂之徒見經傳與魯異於常理故致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疏解云此倍諸如反背之疑戾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即成二年違丑反戾齊侯當左以克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主春秋之言頗安樂以為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是任意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為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案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前朔於後是以前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前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八年三月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過晦朔與二日即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解云日食是反傳違戾也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解云者疑感義雖不是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經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感未能定其是非致使倍通畏人問難故曰雖問道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是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雖問道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是

以誦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解云此師謂胡

之屬也言由莊類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辭遂爾誤謂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辭者故曰

猶有不時加讓嘲辭音義朝陽疏解云類安樂等解

解矣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而雪其霧臣助君虐之類是也

疏解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厚經之義隨經自合而

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

主人錯亂故以無為有疏解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

曰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閑笑者疏解云欲存公

及莊類之徒以周王為甚可閑笑者疏解云欲存公

天因故曰以無為有也

閑欲毀公羊者不可勝記也疏解云言其可閑笑處

笑其揆妄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

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疏解云左氏先

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强故不言之豈如

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泰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

之為真也賜布衣特欲存立但未及恨先師觀聽

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

不決多隨二創疏解云此先師戴宏等也凡論義之

然後以正義決之今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之曲直

左氏之文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

創者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為

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

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

舊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買

遠經陳奮筆奪之與此世之餘事疏解云何氏言先

公羊為二創非也

是但有己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

戴氏專惠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問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

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斯豈

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

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解云守文者守公

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矣敗績

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

必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

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問公羊左氏之義

反為所窮已業破散是余竊悲之久矣疏解云何

失所依據故以喻焉

五年專以公羊為已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為他

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

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為議郎一舉而起

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與歡息往者略依

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音義

疏解云胡母生本

無母音

疏雖以公羊經傳

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
雖取以通傳意猶未敢言已盡得胡毋之旨故言
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為
廢疾以難殺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
鄭君先作六藝論訛賊後注書故云往
者也何氏譌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故遂隱括使
就繩墨焉音義反結也疏解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
隱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然則何氏最存公羊也
而識記不見者書不盡言故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
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
凡木受繩墨其直必矣何氏自言規矩公羊令歸正
矣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

六

春秋公羊傳序

春秋公羊傳序考證

序疏○

臣照

按唐志惟載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

等撰又楊士勛穀梁傳疏十二卷而公羊疏不言撰

人是以宋刻十三經疏惟公羊不書撰疏名氏歷代

相沿至今今攷唐志固不言撰疏人名氏宋志則既

以公羊疏三十卷與孔穎達左傳正義楊士勛穀梁

疏並列矣又云徐彥公羊疏三十卷不知同乎異乎

抑共此一書特前後重見以傳疑乎馬端臨文獻通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考證

考謂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而王應麟小學紺珠

直謂公羊疏徐彥撰倘卽宋史所據乎抑別有攷也

臣崇楷

按志言三十卷而今世所傳止二十八卷竊

疑何休序文當自為卷首僊十六年春王正月陸德

明釋文云本或從此下別為卷後人以僊卷大輒分

之爾則三十卷之謂也今仍舊貫而識其說于此

疏二年八月沛公入秦○

臣名南

按二年八月應作三

年八月漢書高祖紀可考也又疏云六年正月乃稱

皇帝遂取漢為天下號應作其年二月漢書高祖以五年十二月斬項羽即以春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安得云六年正月乎舊本並同未敢遽改序傳春秋者非一疏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監本誤作子貢今改正

又疏睦孟弟子莊彭祖及嚴安樂○臣照按莊彭祖即嚴彭祖後漢以明帝諱莊為嚴如莊忌莊助皆改稱嚴忌嚴助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

又疏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臣名南按陰豐當

作洽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洽豐及潁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無王彥而有王玄即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書賈逵兼通穀梁五家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

往者畧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疏何氏本者作墨守

以距敵○臣浩按本者二字理不可通者字疑當作著字與下句連讀墨守長義廢疾膏肓四書名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序

春秋公羊傳序考證

159

六

45-13